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二十九

記山水

游黃溪記

北之晉西適邇東極吳南至楚越之交其間名山水而

州者以百數永最善環永之治百里北至于浯溪西至

于湘之源南至于瀧泉瀧閭江切東至于黃溪東屯或

黃溪其間名山水而村者以百數黃溪最善黃溪拒州

治七十里由東屯南行六百步至黃神祠或無神祠之

上兩山牆立如丹碧之華葉駢植與山升降其缺者為

崖峭巖窟水之中皆小石平布黃神之上揭水八十步

揭音也至初潭最奇麗殆不可狀其略若剖大壑側立

千尺溪水即焉即一本黛蓄膏停來若白虹沉沉無聲



作沉之一本有魚數百尾方來會石下數魚以尾不以頭
也南去又行百步至第二潭石皆巍然臨峻流若頽頽
斷鰐頽胡來切又古海切頽下也頽戶感切其下大石
離列離一本可坐飲食有鳥赤首鳥翼大如鵠方東嚮
立自是又南數里地皆一狀樹益壯石益瘦水鳴皆鏘
然又南一里至大冥之川山舒水緩有土田始黃神為
人時居其地傳者曰黃神王姓莽之世也莽既死神更
號黃氏逃來擇其深峭者潛焉始莽嘗曰余黃震之後
也故號其女曰黃皇室主黃與王聲相適而又有本其
所以傳言者益驗神既居是民咸安焉以為有道死乃
俎豆之為立祠後稍徙近乎民今祠在山陰溪水上元
和八年五月十六日既歸為記以啓後之好游者

始得西山宴游記

自余為僇人僇同居是州恒惴慄其隙也隙同則施施
而行行貌又音徐徐漫漫而遊漫莫切日與其徒上高山
入深林窮迴谿幽泉怪石無遠不到到則披草而坐傾
壺而醉醉則更相枕以卧一本更更有卧意有所極夢亦
同趣覺而起起而歸以為凡是州之山有異態者皆我
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今年九月二十八日因坐
法華西亭望西山始指異之指一本遂命僕一本更過
湘江緣染溪染一本斫榛莽焚茅茷音以符發切草葉
窮山之高而止攀援而登箕踞而遨踞音據躡也前
而坐其則凡數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其高下之勢
呀然洼然音若坳若垤若穴若窪若坳若窪若坳

尺寸千里攬蹙累積積祖切莫得遊隱紫青絲白縑音了外與天際四望如一然後知是山之特出不與培塿為類培塿音薄口切塿音小悠悠乎與灑氣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與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窮引觴滿酌頽然就醉不知日之入蒼然暮色自遠而至至無所見而猶不欲歸心疑形釋與萬化冥合然後知吾嚮之未始游游於是乎始故為之文以志是歲元和四年也

鈞鈿潭記

鈞鈿音古鈿音韻無從母字集韻作鈞補補母明二切並注云鈞鈿溫器

鈞鈿潭在山西其始蓋井水自南奔注抵山石屈折東流其顛委執峻澗擊益暴齧其涯故旁廣而中深畢至石乃止流沫成輪然後徐行其清而平者且十畝有

樹環焉有泉懸焉其上有居者以予之亟游也亟音去旦款門來告曰不勝官租私券之委積既芟山而更居願以潭上田貸財以緩禍緩音日予樂而如其言則崇其臺延其檻行其泉於高者墜之潭者一本作而字並存有聲灑然灑音祖宗切又音終尤與中秋觀月為宜於以見天之高氣之迫孰使予樂居夷而忘故土者非茲潭也歟

鈞鈿潭西小丘記

得西山後八日尋山口西北道二百步又得鈞鈿潭西二十五步當湍而浚者湍音一本為魚梁梁之上有丘焉生竹樹其石之突怒偃蹇負土而出爭為竒壯者壯一本殆不可數其嶮然相累而下者嶮音欽與嶮同山也

牛馬之飲于溪其衝然角列而上者若能羆之登丘之小不能一畝可以籠而有之問其主曰唐氏之弃地貨而不售問其價曰止四百余憐而售之李深源元克已時同遊皆大喜出自意外即更取器用剷刈穢草刺音產立美竹露竒石顯由其中以望則山之高雲之浮溪之流鳥獸魚之遨遊一本无舉熙熙然廻巧獻技以効效丘之下枕席而卧則清冷之狀與目謀澹澹之聲與耳謀音與心謀不市旬而得異地者二師一本有雖古好事之士或未能至焉噫以茲丘之勝致之澧鎬鄠杜鄠音戶壯林則貴游之士一本无爭買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

得今弃是州也農夫漁夫過而陋之賈四百賈即不能售而我與深源克已獨喜得之是其果有遭平書於石所以賀茲丘之遭也

至小丘西小石潭記

從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聞水聲如鳴佩環心樂之伐竹取道下見小潭水尤清冽全石以為底近岸卷石底以出為坻為嶼為嵒嶼五男苦男蒙絡搖綴參差披拂潭中魚可百許頭皆若空遊無所依依視爾遠逝折蛇行明滅可見其岸勢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坐潭上四面竹樹環合寂寥無人淒神寒骨悄愴幽邃以其

境過清不可久居乃記之而去同遊者吳武陵龔古龔
龔余弟宗玄矦而從者崔氏二小生曰恕已曰奉壹

袁家渴記渴音

由冉溪西南水行十里山水之可取者五莫若鈺鈿潭
由溪口而西陸行可取者八九莫若西山由朝陽巖東
南水行至蕪江可取者三莫若袁家渴皆永中幽麗奇
處也水非一本楚越之間方言謂水之反流者為渴音若
衣褐之渴渴上與南館高嶂合下與百家瀨合其中重
洲小溪澄潭淺渚間則曲折乎者深黑峻者佛白舟行
若窮忽又無際有小山出水中山皆美石一本更上生
青叢冬夏常蔚然其旁多巖洞其下多白礫音歷小其
樹多楓栝石楠檉樟抽抽如古切楠音南檉音草則

蘭芷又有異卉類合歡而蔓生台歡輻輳水石輻輳音

六文加每風自四山而下振動大木掩蔀眾草紛紅駭綠

翁勃香氣翁勃音衝濤旋瀨退貯谿谷搖颺歲

其狀永之人未嘗遊焉余得之不敢專也出而傳於世

其地世主袁氏故以名焉

石渠記

自渴西南行不能百步得石渠民橋其上有泉幽幽然

其鳴乍大乍細渠之廣或咫尺或倍尺其長可十許步

其流抵大石伏出其下踰石而往有石泓昌蒲被之青

鮮環周又折西行旁陷巖石下北墮小潭潭幅員減百

尺清深多儵魚儵音又北曲行紆餘睨若無窮然卒入

于渴音渴其側皆詭石怪木奇卉美箭可列坐而席焉風
搖其顛韻動崖谷視之既靜其聽始遠一本作予從州
牧得之攬去翳朽决疏土石既崇而焚既醺而盈音盈如
惜其未始有傳焉者故累記其所屬遺之其人書之其
陽俾後好事者求之得以易元和七年正月八日蠲渠
至大石十月十九日踰石得石泓小潭渠之美於是始
窮也

石澗記

石渠之事既窮上由橋西北下土山之陰民又橋焉其
水之大倍石渠三之一本之下巨石為底一本无達于
兩涯若床若堂若陳筵席若限閭奧水平布其上流若
織文響若操琴搗硤而往音切又折竹掃陳葉排蕩

木可羅胡床十八九居之穴絡之流觸激之音皆在床
下翠羽之木龍鱗之石均蔭其上古之人其有樂乎此
耶後之來者有能追余之踐履耶得意之日與石渠同
由渴而來者先石渠後石澗由百家瀨上而來者先石
澗後石渠澗之可窮者皆出石城村東南其間可樂者
數焉其上深山幽林逾峭險道狹不可窮也

小石城山記

自西山道口徑北踰黃茅嶺而下有二道其一西出尋
之無所得其一少北而東不過四十丈土斷而川分有

積石橫當其垠其上為睥睨梁欂之形

睥睨五計切字疑

從土廣韻引博雅埤規女媧嘗集鍊城上垣杜預注左氏
又作僻倪音義同攏音麗莊子梁麗可以衝城釋文麗
一音禮司馬云小舟也其旁出堡塢堡音寶小城也為

列子餘音繞攏注屋棟

鳥古切小聲也廣

荆云昔有若門焉窺之正黑投以小石洞然有水聲其
響之激越良久乃已環之可上望其遠無土壤而生嘉
樹美箭益奇而堅其流也者所施設也噫吾
疑造物者之有無久矣及是愈以為誠有又怪其不為
之於中州而列是夷狄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伎是固
勞而無用神者儻不宜如是則其果無乎或曰以慰夫
賢而辱於此者或曰其氣之靈不為偉人而獨為是物
故楚之南少人而多石是二者余未信之

柳州東亭記

出州南譙門左行二十六步有棄地在道南南值江西
際垂楊傳置傳音轉東曰東館其內草木猥奧有崖谷
傾亞缺圯鄙豕得以為囿蚘得以為藪人莫能居至

是始命披荆蠲疏荆扶非字樹以竹箭松檉桂檜栢杉

惟且上自易為堂亭峭為杠梁上下徊翔前出兩翼馮

空拒江馮音江化為湖衆山橫環際闊嶠音聊灣嶠音聊

掩二音嬰音當邑居之劇而忘乎人間斯亦奇矣乃取

館之北宇右闢之以為夕室取傳置之東宇左闢之以

為朝室又北闢之以為陰室作屋于北墉下以為陽室

作斯亭于中以為中室朝室以夕居之夕室以朝居之

中室日中而居之陰室以違溫風焉陽室以違淒風焉

若無寒暑也則朝夕復其號既成作石于中室書以告

後之人庶勿壞元和十二年九月某日柳宗元記

柳州山水近治可遊者記

古之州治在潯水南山石間今徙在水北直平四十里

南北東西皆水匯水曰匯北有雙山夾道斬然斬然

也曰背石山有支川東流入于潯水潯水因是北而

東盡大壁下其壁曰龍壁其下多秀石可硯南絕水有

山無麓廣百尋高五丈下上若一曰甌山山之南皆大

山多竒又南且西曰駕鶴山壯從環立古州治負焉有

泉在坎下常盈而不流南有山正方而崇類屏者曰屏

山其西曰四姥山姥莫切皆獨立不倚北流潯水瀨下流

本作又西曰仙弈之山山之西可上其上有穴穴有屏

有室有宇其宇下有流石成形如肺肝如茄房茄房切

也一本或積宇下如人如禽如器物甚衆東西九十尺

南北少半東登入小穴常有四尺周禮注八尺曰則

然甚大無竅正黑燭之高僅見其宇皆流石怪狀由屏

南室中入小穴倍常而上始黑已而大明為上室由上

室而上有穴北出之乃臨大野飛鳥皆視其背其始登

者得石枰於上枰博局切黑肌而赤脉十有八道可弈故

以云其山多檉多檉音切多貧音切管之竹管音切

多麋吾其鳥多秭歸秭音切石魚之山全石無大

草木山小而高其形如立魚在多秭歸西有穴類仙弈

入其穴東出其西北靈泉在東趾下有麓環之泉大類

穀雷鳴西奔二十尺有洞在石澗因伏無所見多綠青

之魚及石鯽多儵雷山兩崖皆東西雷水出焉蒼崖中

曰雷塘能出雲氣作雷雨變見有光禱用俎魚且彘脩

形糝糝糝音切又音徒音士佈音切稻曰糝音切陰一作慶則應

在立魚南其間多美山無名而深峨山在野中無麓峨

水出焉東流入于潯水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二十九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二十九

書

一本書下有明說責躬字

寄許京兆孟容書

宗元再拜五丈座前伏蒙賜書誨諭微悉重厚欣踊恍
惚音上虛晃切與况同下音忽心恍惚失意也疑若夢寐捧書昂頭悸不自定
音其季切伏念得罪來五年未嘗有故舊大臣肯以書

見及者何則罪謫交積羣疑當道誠可怪而畏也以是

兀兀忘行尤負重憂殘骸餘龜百病所集痞結伏積

痞音音副腸中結病也又音北痛也又音正病也不食自飽或時寒熱水火

內消肌骨一作肉非獨瘴癘為也瘴音例疾疫也忽奉教命乃

幸為大君子所宥欲使膏肓沉沒音音復起為人夫何

素望敢以及此宗元早歲與負罪者親善始奇其能謂

此事便已摧心傷骨若受鋒刃此誠丈人所共憫惜也
先墓所有在城南與異子弟為主獨託村隣自譴逐來
消息存亡不一至鄉閭主守者固以益怠晝夜哀憤懼
便毀傷松柏芻牧不禁以成大戾近世禮重拜掃今已
闕者四年矣每遇寒食則北向長號以首頓地想田野
道路士女遍滿皂隸庸丐皆得上父母丘墓馬醫買畦
之鬼無不受子孫追養者然此已息望又何以一云哉城
西有數頃田樹果數百株多先人手自封植今已荒蕪
恐便斬伐無復愛惜家有賜書三千卷尚在善和里舊
宅宅今已三易主書存亡不可知皆付受所重常繫心
腑然無可為者立身一敗萬事瓦裂身殘家破為世大
膠同復何敢更望大君子撫慰收卹尚置人數中耶

是以當食不知辛醜節適洗沐鹽漱鹽貫管動逾歲時

一搔皮膚塵垢滿爪誠憂悲傷無所告愬以至此也

自古賢人才士秉志遵分被謗議議字無不能自明者

僅以百數故有無兄盜嫂前漢直不疑人或毀之曰田

兄娶孤女云揭婦翁者揭陟瓜切筆也魏武帝令曰第

翁然賴當出豪傑分明辨別卒光史籍一本管仲遇盜

升為功臣禮記管仲遇盜取匡章被不孝之名孟子

禮之孟離婁今已無古人之實為而有詬一本無為字

其字詰許也欲望世人之明已不可得也直不疑買金以

償同舍劉寬下車歸牛鄉人各傳此誠知疑似之不可

辯非口舌所能勝也鄭詹東縛於晉終以無死國語晉

鄭得詹而歸命弗殺鍾儀南音卒獲返國左傳成

晉侯見鍾儀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予之叔向囚虜自
琴操南音云云晉侯重為之禮使歸求成叔向曰必祁大
期必免左傳襄公二十一年晉囚叔向叔向曰必祁大
嚮范痤騎危以生易死史記魏世家趙使人謂魏王為
因上屋騎危謂使者曰有如此危棟上也王地則奈何崩通據鼎耳
為齊上客前漢史本傳張蒼韓信伏斧鑕戰日切終
取將相鄒陽獄中以善自活賈生斥逐復召宣室倪寬
擯死後至御史大夫董仲舒劉向不獄當誅為漢儒宗
事各見本傳此皆環偉博辯奇壯之士能自解脫今以恇怯
澳忍在音臣法也澳他珍下才末伎又嬰恐懼痼病本
痼作病雖欲慷慨攘臂自同昔人愈踈闊矣賢者不得志
於今必取貴於後古之著書者皆是也宗元近欲務此
然力薄才劣才一本無異能解雖欲秉筆翫縷當作縷

力曲也俗作翫縷神志荒耗前後遺忘無放終不能成
章往時讀書自以不至舐滯一本舐今皆頽然無復省
錄每讀古人一傳數紙已後則再三伸卷復觀姓氏旋
又廢失假令萬一除刑部囚籍復為士列仕一本亦不
堪當世用矣伏惟興哀於無用之地垂德於不報之所
但以通家宗祀為念一本通字有可動心者操之勿失
一本更不敢望歸掃瑩域退託先人之廬以盡餘齒姑
遂少北益輕瘴癘就婚娶求胤嗣有可付託即冥然長
辭如得甘寢出莊子無復恨矣書辭繁委無以自道
然即文以求其志君子固得其肺肝焉無任懇懇之至
懇懇一本不宣宗元再拜

與楊京兆憑書字敬之

月日宗元再拜獻書文人前役人胡要返命奉教誨壯
厲感發鋪陳廣大上言推延賢雋之道難於今之世次
及文章末以愚蒙剝喪頓悴無以守宗族復田畝為念
前字憂懼備極不惟其親密故舊是與復有一本作是
公言顯賞許其素尚而激其忠誠者一本忠作中取用
踊躍敬懼類嚮時所被簡牘萬萬有加焉故敢悉其是
以獻左右大凡薦舉之道古人之所謂難者其難非苟
一而已矣知之難言之難聽信之難夫入有有之而耻
言之者有有之而樂言之者有無之而工言之者有無
之而不言似有之者有之而耻言之者上也雖舜猶難知
之孔子亦曰失之子羽下斯而言知而不失者妄矣有
之而言之者次也德如漢光武馮衍不用才如三景略

王篇字以尹緯為令史是皆終日號鳴大吒此駕切而
景略卒莫之省無之而工言者賊也趙括得以代廉頗頗音
馬謖得以惑孔明謖所切今之若此類者不乏於世將相
大臣聞其言而必能辨之者亦妄矣無之而不言者士
木類也周仁以重臣為二千石前漢許靖以人譽而致
位三公三國近世尤好此類以為長者最得薦寵夫言
朴愚無害者其於田野鄉閭為匹夫雖稱為長者可也
自抱關擊柝以往則必敬其事愈上則及物者愈大何
事無用之朴哉今之言曰某子長者可以為大官類非
古之所謂長者也則必土木而已矣夫捧土揭木而致
之巖廊之上蒙以絃冕翼以徒隸一本此下趨走其左
右豈有補於萬民之勞苦哉聖人之道不益於世用本

不盡字凡以此也故曰知之難孔子曰仁者其言也訥
孟子病未同而言然則彼未吾信而吾告之以士必有
三問是將曰彼誠知士歟知文歟疑之而未重一問也
又曰彼無乃私好歟交以利歟二問也又曰彼不足我
而甚我哉甚渠記切茲哂吾事三問也畏是而不言故
曰言之難言而有是患故曰聽信之難唯明者為能得
其所以薦得其所以聽一不至則不可冀矣然而君子
不以言聽之難而不務取士士理之本也苟有司之不
吾信吾知之不捨其必有信吾者矣苟知之雖無有司
而士可以顯則吾一旦操用人之柄其必有施矣故公
卿之太任莫若索士士不預備而熟講之卒然君有問
焉宰相有咨焉有司有求焉其無所以應之則大臣之

道或闕故不可憚煩今之世言士者先文章文章士之
末也然立言存乎其中即末而操其本可十七八未易
忽也自古文士之多莫如今今之後生為文希屈馬者
可得數人解其希王褒劉向之徒者又可得十人至陸
機潘岳之比累累相望若皆為之不巳則文章之大盛
古未有也後代乃可知之今之俗耳庸目無所取信傑
然特異者乃見此耳丈人以文律通流當世叔仲鼎列
曹登利記大晉九年楊惠中進士十一年楊疑天下號
中進士十一年楊委中進士皆有各時號二場為文章家今又生敬之韓愈稱之字茂孝嘗為華山賦
敬之希屈馬者之一也天下方理平今之文士咸能先
理理不一斷於古書老生直趣堯舜大道大一本孔氏
之志明而出之又古之所難有也然則文章未必為士

之末獨采取何如耳宗元自小學為文章中間幸聯得
甲乙科第至尚書郎專百官章奏然未能究知為文之
道自貶官來無事讀百家書上下馳騁乃少得知文章
利病去年吳武陵來美其齒少才氣壯健可以與西漢
之文章日與之言因為之出數十篇書庶幾鏗鏘陶冶
時時得見古人情狀然彼古人亦人耳夫何遠哉凡人
可以言古不可以言今且譚亦云親見揚子雲容貌不
能動人安肯傳其書誠使博如莊周哀如屈原奧如孟
軻壯如李斯峻如馬遷富如相如明如賈誼專如揚雄
猶為今之人一本此下則世之高者至少矣由此觀之
古之人未必不薄於當世而榮於後世也若吳子之直
非文人無以知之獨恐世人之才高者不肯久學無以

盡訓詁風雅之道以為一世甚盛若宗元者才力缺貶
不能遠騁高厲與諸生摩九霄撫四海夸耀於後之人
矣何也凡為文以神志為主自遭責逐繼以大故荒亂
耗竭又常積憂恐神志少矣所讀書隨又遺忘一二年
來瘖氣尤甚加以衆疾動作不常眊眊然騷擾音少
內生靈霧填擁慘沮雖有意窮文章而病奪其志矣每
聞人大言則蹶氣震音增故撫心按膽不能自止又永
州多火災又字無五年之間四為大火所迫徒跣走出
壞牆穴牖僅免燔灼書籍散亂毀裂不知所往一遇火
恐累日茫洋不能出言又安能盡意於筆硯一本意
矻自苦以傷危敗之魂哉矻音丘八切堅也
心之悃懃鬱結口本切誠也具載所獻許京兆文

人書不能重煩於陳列凡人之黜弃皆望望思得效用
宗元獨以無有是念自以罪大不可解才質無所入
苟焉以余憂慄為幸敢有他志伏以先君稟孝德秉直
道高於天下仕再登朝至六品官宗元無似亦嘗再登
朝至六品矣何以堪此且柳氏號為大族五六從以來
從才無為朝士者豈愚蒙獨出數百人右哉以是自付
官已過矣寵已厚矣夫知足與知止異宗元知足矣若
便止不受祿位亦所未能今復得好官猶不辭讓何也
以人望人尚足自進如其不至則故無憾進取之志息
矣身世子然無可以為家雖甚崇寵孰與為榮獨恨
不幸獲託姻好而早凋落子厚妻杜氏年卒寡居十餘年
嘗有一男子然無一日之命也謂楊氏無上二字至今

無以託嗣續恨痛常在心目孟子稱不孝有三無後為
大今之汲汲於世者唯懼此而已矣天若不弃先君之
德使有世嗣一作世或首猶望延壽命以及大宥得歸鄉
閭立家室則子道畢矣過是而猶競於寵利者天厭之
天厭之丈人旦夕歸朝廷復為大僚伏推以此為念流
涕頓顙布之座右一作下不勝感激之至宗元再拜

與裴墳書裴墳之弟

應叔十四兄足下比得書示勤勤不以僕罪過為大故
有動止相憫者僕望已矣世所共弃唯應叔輩一二公
獨未耳僕之罪在年少好事進而不能止儔輩恨怒以
先得官又不幸早嘗與游者居權衡之地十為賢幸乃
一售音不得者請張排振一本作根請音日朝根胡根

抑僕可出而辯之哉性又倨野不能摧折以故名益惡
勢益險有喙有耳者相郵傳作醜語有耳字不知其卒
云何中心之愆尤若此而已既受禁錮姑慕而不能即
死者以為久當自明今亦久矣而噴罵者尚不肯已願
人切悲也字本從訛堅然相白者無數人聖上日興太平之理不
貢不王者悉以誅討而制度大立長使僕輩為匪人耶
其終無以見明而不得擊壤鼓腹樂堯舜之道耶且天
下熙熙而獨呻吟者四五人何其優裕者博而局東者
寡其為不一徵也何哉大和蒸物燕谷不被其煦一鄉
子尚能耻之响行動切今若應叔輩知我豈下鄉子哉
然而不耻者何也河北之師當已平奚虜聞吉語矣續
時伐鎮冀王承宗承宗然若僕者承大慶之後必有殊
本契州部落故曰奚虜

澤流言飛文之罪出劉向傳云或者其可以已乎幸致數百
里之比使天下之人不謂僕為明時異物死不恨矣金
州考績已久獨寢然不遷者何耶十二兄宜當更轉右
職十四兄嘗得數書無恙一本玩嘗得字兄顧惟僕之
窮途得無意乎比當大寒人愈平和惟楚南極海玄冥
所不統炎昏多疾氣力益劣昧昧然人事百不記一捨
憂慄則怠而睡耳偶書如此不宣宗元再拜

與蕭翰林俛書

思謙兄足下昨祁縣王師範過永州為僕言得張左司
書道思謙蹇然有當官之心乃誠助太平者也僕聞之
喜甚然徵王生之說僕豈不素知耶所喜者耳與心叶
果於不謬焉爾僕不幸嚮者進當跪軌不安之勢繼切

怨五平居閉門口舌無數况又有父與游者乃岁及而操其間操其間一本作道其間其求進而退者皆聚為仇怨造作粉飾蔓延益肆非的然昭晰自斷於内則孰能了僕於冥冥之間哉然僕當時年三十三甚少自御史裏行得禮部員外郎超取顯美欲免世之求進者怪怒媚嫉其可得乎凡人皆欲自達僕先得顯處才不能踰同列名不能壓當世世名一本世之怒僕宜也與罪人交十年官又以是進辱在附會聖朝弘大貶黜甚薄不能塞眾人之怒謗語轉移置置嗷嗷嗷嗷音高漸成怪民飾智求仕者更言僕以悅讎之心言一本日為新奇務相喜可自以速援引之路而僕輩坐益困辱萬罪橫生橫生不順理也不知其端伏自思念過大恩其乃以致

此悲夫人生少得六七十者今已三十七矣長來覺日月益促歲歲更甚大都不過數十寒暑則無此身矣是非榮辱又何足道云云不已抵益為罪兄知之勿為他人言也居蠻夷中久慣習炎毒昏眊重脰重直隴切脰馳為切不輕隄也一塵意以為常忽遇北風晨起薄寒中體則肌革慘慄慄一本作參七感切慄來感切陰寒貌參毛髮蕭條瞿然注視隄九遇切慄心驚貌怵惕以為異候意緒殆非中國人楚越間聲音特異鳩舌啁譟鳩音或從佳啁音卓今聽之怡然不怪已與為類矣家生小童皆自然曉曉嬾嬾音公晝夜蒲耳聞北人言則啼呼走匿雖病夫亦怛然駭之出門見適州閭市井者其十有八九杖而後興自料居此尚復幾何豈可更不知止言說長短重為一世非笑哉讀

周易困卦至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往復益喜曰嗟乎
余雖家置一喙以自稱道詎益甚耳用是更樂瘖默音瘖
金切不思與木石為徒不復致意今天子興教化定邪
正海內皆欣欣怡愉而僕與四五子者獨淪陷如此豈
非命歟命乃天也非云云所制余又何恨獨喜思謙
之徒遭時言道道之行物得其利僕誠有罪然豈不在
一物之數耶身被之目覩之足矣何必攘袂用力而矜
自我出耶異矜之又非道也事誠如此然居理平之世
終身為頑人之類猶有少耻未能盡忘儻因賊平慶賞
之際得以見白使受天澤餘潤雖朽枿敗腐結一割牙
木餘不能生植猶足蒸出芝菌以為瑞物隕切一釋廢
錮移數縣之地則世必曰罪稍解矣然後收召魂魄買

土一顰為耕忙顰一本作墨
朝夕譌謠使成文章庶木鐸者采取獻之法宮增聖唐
大雅之什雖不得位亦不虛為太平之人矣此在望外
然終欲為兄一言焉宗元再拜

與李翰林建書 李遂之弟

杓直杓字杓直足下州傳遽至傳音得足下書又於

夢得處得足下前次一書意皆勤厚莊周言逍蓬藿者
聞人足音則跼然喜音局僕在蠻夷中比得足下二書及致藥
日作今一月乃二三作用南人擯榔餘甘破决壅

過隔一本陰邪雖敗已傷正氣行則膝顛音戰

髀痺

髀部禮切股骨也痺卑利切

所欲者補氣豐血強筋骨

有與此宜者更致數物得良方借至益善永州於楚

最南狀與越相類僕悶即出游游復多恐涉野則有蝮

虺大蜂

虺方虺切六切蛇出南也

仰空視地寸步勞倦近水即

畏射工沙虱

射工即射人影也如驚三足各射工一名水含

怒竊發中人形影動成瘡痂瘡美切瘡也時到幽樹好石

暫得一笑已復不樂何者譬如囚拘圜土一遇和景負

牆搔摩伸展支體當此之時亦以為適然顧地窺天不

過尋丈終不得出豈復能久為舒暢哉明時百姓皆獲

歡樂漢士人頗識古今理道獨愴愴如此愴楚切誠不足

為理世下執事至此愚夫愚婦又不可得竊自悼也僕

曩時所犯足下適在禁中備觀本末不復一一言之今

僕瘖殘頑鄙不死幸甚苟為堯人不必立事程功唯欲

為量移官差輕罪累即便耕田藝麻取老農女為妻生

男育孫以供力役時時作文以詠太平摧傷之餘氣力

可想假令病盡已身復壯悠悠人世一本下不過為三

十年客耳前過三十七年與瞬息無異復所得者其不

足把翫亦已審矣杓直以為誠然乎僕近求得經史諸

子數百卷常候戰悸稍定時即伏讀頗見聖人用心賢

士君子立志之分著書亦數十篇心病言少次第不足

遠寄但用自釋貧者士之常今僕雖羸餒亦甘如飴矣

足下言已白常州煦僕煦二切僕豈敢眾人待常州

耶若即人一本即不復煦僕矣然常州未嘗有書遺

僕僕安敢先焉裴應叔蕭思謙裴與蕭僕各有書足下

求取擢之相戒勿示人敦詩崔羣在近地簡人事今不能致書足下默以此書見之勉盡志慮輔成一王之法以宥罪戾不悉其白

與顧十郎書一本作頤

四月五日門生守永州司馬負外置同正負柳宗元謹致書十郎執凡號門生而不知恩之所自者非人也纓冠束衽而趨以進者淮音也音咸曰我知恩知恩則惡乎辨然而辨之亦非難也大底一本作當隆赫柄用而蜂附蟻合煦煦起起起起便僻匍匐便僻以非乎人而售乎己若是者一旦勢異則電滅威逝不為門下用矣其或少知耻懼恐世人之非己也則矯於中以貌於外其實亦莫能至焉然則當其時而確固自守蓄

力秉志不為嚮者之態則於勢之異也固有望焉大凡

以文出門下由庶士而登司徒者七十有九人貞元九年

顧少連以禮部侍郎知貢舉取進士六人執事試追狀其

態則果能効用者出矣然而中間招衆口飛語譁然請

張者豈他人耶夫固出自門下賴中山劉禹錫等遑遑

惕憂無日不在信臣之門以務白大德順宗時顯增榮

謚揚于天官敷于天下以為親戚門生光寵不意璅璅

者復以病執事合音璅璅璅璅也晉書習鑿齒傳璅璅常

流錄錄凡士此誠私心痛之埋鬱洶湧不知所發常以

自憾在朝不能有奇節宏議以立於當世卒就廢逐居

窮厄又不能著書斷往古明聖法以致無窮之名進退

無以異於衆人不克顯明門下得士之大今抱德厚畜

憤悱思有以効於前者則既乖謬於時離散擯抑而無所施用長為孤囚不能自明恐執事終以不知其始偃蹇退匿者將以有為也猶流於嚮時求進者之言而下情無以通盛德無以酬用為大恨固常不欲言之今懼老死瘴土一本下而他人無以辨其志故為執事一出之古之人耻躬之不逮儻或萬萬有一可冀利切與復得處人間則斯言幾乎踐矣因言感激浪然出涕浪音郎書不能既一本就宗元謹再拜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二十一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二十一
書

與韓愈論史官書元和九年作

正月二十一日某頓首十八丈退之侍者前獲書言史事云具與劉秀才書及今乃見書彙私心甚不喜與退之往年言史事甚大謬若書中言退之不宜一日在館下安有探宰相意以為苟以史榮一韓退之耶若果爾退之豈宜虛受宰相榮己而冒居館下近密地食奉養役使掌固細如字利紙筆為私書取以供子弟費古之志於道者不若是一本下有有字且退之以為紀錄者有刑禍避不肯就尤非也史以名為褒貶猶且恐懼不敢為設使退之為御史中丞大夫其褒貶成敗人愈

益顯其宜恐懼尤大也則又將揚揚入臺府美食安坐
行呼唱於朝廷而已耶在御史猶爾設使退之為宰相
生殺出入升黜天下士其敵益眾則又將揚揚入政事
堂美食安坐行呼唱於內庭外衢而已耶何以異不為
史而榮其號利其祿者也又言不有人禍則有天刑則
本作若以罪夫前古之為史者然亦甚惑凡居其位思
直其道道苟直雖死不可回也如回之莫若亟去其位
孔子之困于魯衛陳宋蔡齊楚者其時暗諸侯不能以
也似行字其不遇而死不以作春秋故也當其時雖不
作春秋孔子猶不遇而死也若周公史佚雖紀言書事
猶遇且顯也又不得以春秋為孔子累范曄博覽雖不
為史其族亦赤范曄作後漢書司馬遷觸天子喜怒

遷作史記遷言李陵武帝班固不檢下班固作前漢書
以遷欲沮貳師下之蚕室班固作前漢書
種競怒中事崔浩沾其直以闢暴虜崔浩作魏史立
擗怒諸於親太武帝以為暴揚國惡帝怒遂族誅浩等皆非中道左丘明以疾盲出
於不幸子夏不為史亦盲不可以是為戒其餘皆不出
此是退之宜守中道不忘其直無以他事自恐退之之
恐唯在不直不得中道刑禍非所恐也凡言二百年文
武士多有誠如此者一本誠字今退之曰我一人也何能
明則同職者又所云若是後來繼今者又所云若是人
人皆曰我一人則卒誰能紀傳之耶如退之但以所聞
知孜孜不敢怠同職者後來繼今者亦各以所聞知我
我不敢怠則庶幾不墜使卒有明也不然徒信人口語
每每異辭日以滋久則所云磊磊軒天地者磊磊軒天地者

撤音軒 决必不沉没且亂雜無可考非有志者所忍恣
也果有志豈當待人督責迫蹙然後為官守耶又凡鬼
神事眇茫荒惑無可準明者所不道退之之智而猶懼
於此今學如退之辭如退之好言論如退之慷慨自為
正直行行焉如退之言一本作議 行胡浪切猶所云若是則唐之
史述其卒無可託乎明天子賢宰相得史才如此而又
不果甚可痛哉退之宜更思可為速為果卒以為恐懼
不敢則一日可引去又何以云行且謀也今當為而不
為人誘館中他人及後生者此大惑已不勉己而欲勉
人難矣哉

與史官韓愈致段秀實太尉逸事書

退之館前前者書進退之力史事奉答誠中吾病若疑不

得實未即籍者諸皆是也退之平生不以不信見過為

自冠姑玩好遊邊上問故老卒吏得段太尉事最詳今

所趨走州刺史崔公永州刺史 崔能時賜言事又具得太尉實

跡參校備具太尉大節古固無有然人以為偶一奮遂

名無窮今天不然大尉自有難在軍中其處心未嘗虧

側其莅事無一不可紀會在下名未達以故不聞非直

以一時取笏為諒也史遷死退之復以史道在職宜不

苟過日時昔與退之期為史志甚壯今孤囚廢錮連遭

瘴厲羸頓朝夕就死無能為也第不能竟其業若太尉

者宜使勿墜太史遷言荆軻徵夏無且且即餘切 史記

孫季功 董生 与 夏 无 且 游 具 知 其 事 為 余 道 之 如 是言大將軍徵蘇建史記 蘇建 軍 傳 蘇 建

語 余 曰 云 云言留侯徵畫容貌史記 張良 贊 見 其 圖 如 婦 人 好 女今孤囚

賤辱雖不及無且建等然比畫工傳容貌尚差勝春秋傳所謂傳信傳著谷梁莊公十七年春秋雖孔子亦猶是也竊自以為信且著其逸事有狀

與呂恭書

一本作古呂恭論墓中石書書在谷吳武陵非國語書後

宗元白元生至得弟書其善諸所稱道具之元生又持部中廬墓父者所得石書模其文示余云若將聞於上余故恐而疑焉僕蚤好觀古書家所蓄晉魏時尺牘甚具又二十年來徧觀長安貴人好事者所蓄殆無遺焉以是善知書雖未嘗見名氏一本此下望而識其時也更有亦字又文章之形狀古今特異弟之精敏通達夫豈不究於此今視石文署其年曰永嘉其書則今田野人所作也雖支離其字尤不能近古為其永字等頗效王氏變法

皆永嘉所未有辭尤鄙近若今所謂律詩者晉時蓋未嘗為此聲大謬矣又言植松烏擢之怪一本而掘

其土得石尤不經難信或者得無姦為之乎且古之言葬者藏也壤樹之而君子以為議禮記檀弓篇况廬而

居者其足尚之哉聖人有制度有法令過則為辟禮記故立太甲者不尚異教人者欲其誠是故惡夫飾

且偽也過制而不除喪宜廬於庭而矯於墓者大中之罪人也況又出怪物詭神道以奸大法奸音干而因以

為利乎夫偽孝以奸利誠仁者不忍擗過恐傷於教也然使偽可為而利可冒則教益壞若然者勿與知焉可

也伏而不出之可也以太夫之政良而吾子贊焉恭嘗察御史參江西南西道軍固無關遺矣作東郭改市鄼去

則曰生植與災荒皆天也法制與悖亂皆人也二之而已其事各行不相預而凶豐理亂出焉究之矣凡子之辭枝葉甚美而根不直取以遂焉又子之喻乎旅者皆人也一本曰字而一曰天勝焉一曰人勝焉何哉莽蒼之先者力勝也邑郭之先者智勝也虞芮力窮也匡宋智窮也是非存亡皆未見其可以喻乎天者若子之說要以亂為天理理為人理耶謬矣若操舟之言人與天者愚民恒說耳幽厲之云為上帝者為所歸怨之辭爾一本為皆皆不足喻乎道一本无子其熟之無羨言侈論作无字以益其枝葉姑務本之為得不亦裕乎獨所謂無形為無常形者甚善宗元白

與劉禹錫論周易九六說書

見與董生論周易九六義取老而變以為畢中和承一行僧得此說行孟異孔穎達疏而以為新奇彼畢子董子何庸末於季而遽云云也都不知一行僧承韓氏孔氏說韓康伯而果以為新奇不亦可笑矣哉韓氏注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曰乾一爻三十有六策則是取其過揲四分而九也坤之策一百四十有四曰坤一爻二十四策則是取其過揲四分而六也孔穎達等作正義論云九六有二義其一者曰陽得兼陰陰不得兼陽其二者曰老陽數九老陰數六二者皆兼用周易以爻者占鄭玄注易亦稱以爻者占故云九六也所以老陽九老陰六者九過揲得老陽六過揲得老陰此具在正義乾篇中周簡子之說亦若此而又詳備何畢子董子之

不眎其書而妄以口承之也君子之孝將有以異也必先究窮其書究窮而不得焉乃可以立而正也今二子尚未能讀韓氏注孔氏正義是見其道聽途說者又何能知所謂易者哉足下取二家言觀之則見畢子董子膚末於學而遽云云也足下所為書非元凱兼三易者則諾若曰孰與穎達著則此說乃穎達說也非一行僧畢子董子能有異者也一本異字無乃即其謬而承之者歟觀足下出入筭數考校左氏今之世罕有如足下求易之悉者也然務先窮昔人書有不可者而後革之則大善謹之勿遽宗元白

答元饒州論春秋書未詳其人

辱復書教以報張生書及答衢州書言春秋此誠世所

希聞兄之學為不負孔氏矣往年曾記裴封叔宅聞兄

與裴太常言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殺一義事在僖公

嘗諷習之又聞韓宣英及亡友呂和叔輩言他義韓宣

韓呂和叔名溫一本本亡友在韓宣英上者誤知春秋之道久隱而近乃出焉

京中於韓安平處韓泰字安平始得微指和叔處始見集注

恒願掃於陸先生之門陸廣一名淳嘗著春秋微指二

及先生為給事中與宗元入尚書同日居又與先生同

巷始得執弟子禮未必講討會先生病時聞要論嘗以

易教誨見寵不幸先生疾彌甚宗元又出邵州乃大乖

謬不克卒業復於亡友凌生處凌準字宗一盡得宗指辯疑

集注等一通伏而讀之於紀侯太去其國事見莊公四年見聖

人之道與堯舜合不唯文王周公之志獨取其法耳於

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禮云禚諸若切齊地見聖人立

孝經之大端所以明其分也於楚人殺陳夏徵舒丁亥

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事在宣公二年見聖人褒

貶與奪唯當之所在所謂瑕瑜不掩也反覆甚喜若吾

生前距此數十年則不得是學矣今適後之不為不遇

也兄書中所陳皆孔氏大趣無得踰焉其言書荀息貶

立卓之意也事在僖公十年頃嘗怪荀息奉君之邪心以方嬖

子不務正義弃重耳於外而專其寵孔子同於仇牧孔

父為之辭仇牧事見威公二十一年今兄言貶息大善息

固當貶也然則春秋與仇孔辭不異仇孔亦有貶歟宗

元嘗著非國語六十餘篇其一篇為息發也今錄以往

可如愚之所謂者乎微指中明鄭人來渝平事在隱公六年量

力而退告而後絕固先同後異者也今檢此前無與

同之文後無與鄭異之據獨疑此一義理甚精而事有

不合兄亦當指而教焉往年之聞和叔言兄論楚商臣

一義事在文公九年雖啖趙陸氏皆所未及啖音淡助請具

錄當疏微指下以傳末學蕭張前書亦請見及至之日

勒為一卷以垂將來宗元始至是州作陸先生墓表今

以奉獻與宣英讀之春秋之道如日月不可贊也若贊

焉必同於孔跖優劣之說故直舉其一二不宣宗元再

拜

答吳武陵論非國語書

濮陽吳君足下僕之為文久矣然心少之不務也以為

是特博奕之雄耳故在長安時不以是取名蓋意欲施

之事實以輔時及物為道自為罪人捨恐懼則閑無事
故聊復為之然而輔時及物之道不可陳于今則宜垂
於後言而不文則泥坳計然則文者固不可少耶拘囚
以來無所發明蒙覆幽獨會足下至然後有助我之道
一觀其文心朗目舒炯若深井之下仰視白日之正中
也足下以超軼如此之才轍音每以師道會僕僕滋不
敢僕每為一書足下必大光耀以明之固又非僕之所
安處也若非國語之說僕病之久嘗難言於世俗今因
其閑也而書之怕恐後世之知言者用是詬病歸姑狐
疑猶豫伏而不出累月方示足下足下乃以為當僕然
後敢自是也呂道州善言道道州刺亦若吾子之言意
者斯文殆可取乎夫為一書務富文采不顧事實而益

之以誣怪張之以闊誕以炳然誘後生而終之以僻是
猶用文錦覆陷穽也不明而出之則顛者眾矣僕故為
之標表以告夫遊乎中道者焉僕無聞而甚陋又在黜
辱居泥塗若蠖蛭然蠖音質雖鳴其聲音誰為聽之
獨賴世之知言者為準一本更不知言而罪我者吾不
有也僕又安敢期如漢時列官以立學故為天下笑耶
是足下之愛我厚始言之也前一通如來言以汗篋讀
此在明聖人之道微足下僕又何託焉不悉宗元白

與呂道州溫論非國語書溫字化光

四月三日宗元白化光足下近世之言理道者眾矣率
由大中而出者咸無焉其言本儒術則迂迴茫洋而不
知其適其或切於事則苛峭刻覈不能從容平泥乎大

道誠切甚者好怪而妄言推天引神以為靈奇恍惚若
化而終不可遂故道不明於天下而孝者之至少也吾
自得友君子而後知中庸之門戶階室漸染砥礪砥礪將
幾乎道真然而常欲立言垂文則恐而不敢今動作悖
謬以為侈於世身編夷人名列囚籍以道之窮也而施
乎事者無日故乃挽引強為小書以志乎中之所得焉
嘗讀國語病其文勝而言老好詭以及倫其道舛逆而
學者以其文也咸嗜悅焉伏膺呻吟者至比六經則溺
其文必信其實是聖人之道翳也余勇不自制以當後
世之訕怒輒乃黜其不臧救世之謬一本凡為六十
七篇命之曰非國語既就累日怏怏然不喜快於亮於
以道之難明而習俗之不可變也如其知我者果誰歟

凡今之及道者果可知也已後之來者則吾未之見其
可忽耶故思欲盡其瑕類類以別白中正度成吾書
者非化光而誰輒令往一通惟少留視役慮以卒相之
也往時致用作孟子評字致用有韋詞者告余曰吾以
致用書示路子路子曰善則善矣然昔之為書者豈若
是撫前人耶撫之石韋子賢斯言也余曰致用之志以
明道也非以撫孟子蓋求諸中而表乎世焉爾今余為
是書非左氏尤甚若二子者固世之好言者也而猶出
乎是况不及是者滋衆則余之望乎世者愈狹矣卒如
之何苟不悖於聖道而有以啟者之慮則用是罪余
者雖累百世滋不憾而慙焉慙也於化光何如哉激
乎中必厲乎外想不思而得也宗元白

與友人論文書

古今號文章為難足下知其所以難乎非謂比與之不
 足恢拓之不遠鑽礪之不工頗類之不除也頗音未得
 之為難知之愈難耳苟或得其高朗一本作明字探其深曠
 雖有蕪敗則為日月之蝕也夫圭之瑕也曷足傷其明
 黜其實哉且自孔氏以來茲道大闡家脩人勵刊精竭
 慮者幾千年矣詞五其間耗費簡札役用心神者其可
 數乎登文章之籙波及後代越不過數十人耳其餘誰
 不欲爭裂綺繡互攀日月高視於萬物之中雄峙於百
 代之下乎率皆縱史而不克音云縱子勇切史音勇縱
 傳躑躅而不進力蹙勢窮蹙與蹙同吞志而沒故曰得
 之為難嗟乎道之顯晦幸不幸繫焉談之辯訥升降繫

焉鑿之頗正好惡繫焉父之廣狹屈伸繫焉則彼卓然
 自得以奮其間者合乎否乎是未可知也而又榮古虐
 今者比肩疊跡大底一本作抵字生則不遇死而垂聲者衆
 焉揚雄沒而法言大興馬遷生而史記未振彼之二才
 且猶若是况乎未甚聞著者哉一本無固有文不傳於
 後祀聲遂絕於天下者矣故曰知之愈難而為文之士
 亦多漁獵前作戕賊文史挾其意挾一決古抽其華置
 齒牙間遇事逢蠶起金聲玉耀詐龍鬣之人徼一時之聲
徼音司雖終淪棄而其奪朱亂雅為害已甚矣其所以難
 也間聞足下欲觀僕文章退發囊笥編其蕪穢心悸氣
 動交於曾中未知孰勝故久滯而不往也今往僕所著
 賦頌碑碣文記議論書序之文凡四十八篇合為一通

想今治書者頭吟諷之也擊轅拊缶必有所擇顧鑒視
何如耳一本視字下有其字還以一字示褒貶焉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二十一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二十二
書

答元饒州論政理書

奉書辱示以政理之說及劉夢得書往復甚善類非今
之長人者之志兩張展不惟充賦稅養祿秩足已而已獨
以庶富且教為大任其盛甚盛孔子曰吾與回言終日
不違如愚然則蒙者固難曉必勞申諭乃得悅服用是
尚有一疑焉兄所言免貧病者而不益富者稅此誠當
也乘理政之後固非若此不可不幸乘弊政之後其可
爾耶夫弊政之大莫若賄賂行而征賦亂苟然則貧者
無貨以求於吏貨財也所謂有貧之實而不得貧之
名富者操其贏以市於吏贏音盈有餘利也則無富之名而有

富之實貧者愈困餓死亡而莫之省富者愈恣橫侈泰而無所忌兄若所遇如是則將信其故乎是不可懼撓人而終不問也固必問其實問其實則貧者固免而富者固增賦矣安得持一定之論哉若曰止免貧者而富者不問則僥倖者衆皆挾重利以邀貧者猶若不免焉若曰檢富者懼不得實而不可增焉則貧者亦不得實不可免矣若皆得實而故縱以爲不均何哉孔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今富者稅益少貧者不免於捃拾以輸縣官捃俱運切收也其爲不均大矣非唯此而已必將服役而奴使之多與之田而取其半或乃取其一而收其二三主上思人之勞苦或減除其稅則富者以戶獨免而貧者以受役卒輸其二三與半焉是澤

不下流而人無所告訴其爲不安亦大矣夫如是不一定經界覈名實而姑重改作其可理乎矣富室貧之毋也誠不可破壞然使其太倖而役於下則又不可兄云懼富人流爲工商浮窳窳以主切惰也蓋甚急而不均則有此耳若富者雖益賦而其實輸當其十一猶足安其堵雖驅之不肯易也檢之逾精則下逾巧誠如兄之言管子亦不欲以民產爲征故有殺畜伐木之說今若米市井之征則捨其產而唯丁田之問推以誠質示以恩惠嚴責吏以法如所陳一社一村之制迺以信相考安有不得其實不得其實則一社一村之制亦不可行矣是故乘弊政必湏一定制而後兄之說乃得行焉蒙之所見及此而已永州以僻隅少知人事兄之所代者誰耶理

數弊歟理則其說行矣若其弊也蒙之說其在可用之
數乎因南人來重曉之其他皆善愚不足以議願同夢
得之云者兄通春秋取聖人大中之法以為理饒之理
小也不足費其慮無所論刺故獨舉均賦之事以求往
復而除其惑焉不習吏職而強言之宜為長者所笑弄
然不如是則無以來至當之言蓋明而教之君子所以
開後學也又聞兄之蒞政三日舉韓宣英以代已韓宣英
英宣英達識多聞而習於事宜當賢者類舉今負罪屏
棄凡人不敢稱道其善又况聞於大君以二千石薦之
哉是乃希世拔俗果於直道斯古人之所難而兄行之
宗元與宣英同罪皆世所背馳者也兄一舉而德皆及
焉祁大夫不見叔向事見左傳襄公二十一年今而預知斯舉下走

之大過矣

一本作過大矣

書雖多言不足導意故止於此不宣

宗元再拜

與崔饒州論石鍾乳書

當依潘本饒作車字

宗元白前以所致石鍾乳非良聞子敬所餌與此類

字子敬子厚姊夫

又聞子敬時憤悶動作

憤古對切心亂也

宜以為未

得其粹美而為窟礦燥悍所中

礦古猛切切

燥石也

先到切

懼傷子敬醇懿仍習謬誤故勤勤以云也再獲

書辭厚徵引地理證驗多過數百言以為土之所出乃

良無不可者是將不然夫言土之出者固多良而少不

可不謂其咸無不可也草木之生也依於土然即其類

也而有居山之陰陽或近水或附石其性移焉又况鍾

乳直產於石石之精麓踈密尋尺特異而穴之上下土

力農桑啖棗栗者皆可以謀諷於廟堂之上西漢史贊
出西糲若是則反倫悖道甚矣何以異於是物哉是故經
中言丹砂者以類芙蓉而有光言當歸者以類馬尾蠶
首言人參者以人形黃芩以腐腸曰腐腸以其內皆爛故
附子八角甘遂赤膚類不可悉數所主若果土宜乃
善則云生其所不當又云某者良也又經注曰始興為
上次乃廣連則不必服正為始興也今再三為言者唯
欲得其英精以固子敬之壽非以知藥石角技能也若
以服餌不必利己姑務勝人而夸辯博素不望此於子
敬其不然明矣故畢其說宗元再拜

答周君巢書一本巢字下有

奉二月九日書所以撫教甚具無以加焉丈人用文雅

從知己日以博天府之政君巢蓋為其適東西來者皆

曰海上多君子周為倡焉一本焉敢再拜稱賀宗元以

罪大擯廢居小州與囚徒為朋行則若帶纏索繼本

密北切索三股趨密北切索三股處則若關桎梏桎音質梏不于而無所

趨音步止也隕焉若璞其形固若是則其中者可得

矣然猶未嘗肯道鬼神等事今文人乃盛譽山澤之臞

者臞音推俱切瘠也以為壽且神其道若與

堯舜孔子似不相類焉何哉又曰餌藥可以久壽將分

以見與固小人之所不欲得也作人本嘗以君子之道

處焉則外愚而內益智外訥而內益辯外柔而內益剛

出焉則外內若一而時動以取其宜當而生人之性得

以安聖人之道得以光獲是而中雖不至者老其道壽
矣今夫山澤之臞於我無有焉視世之亂若理視人之
害若利視道之悖若義我壽而生彼夭而死固無能動
其肺肝焉昧昧而趨屯屯而居地二注夏貌地二然切也楚辭中悶瞽之
元所奇也舊之閨切浩然若有餘掘草身石以私其筋
骨而日以益愚他人莫利已獨以愉若是者愈千百年
滋所謂天也又何以爲高明之圖哉宗元始者講道不
篤以蒙世顯利動獲大僇用是奔竄禁錮爲世之所詬
病凡所設施皆以爲戾從而吠者成羣已不能明而况
人乎然苟守先聖之道由大中以出雖萬受擯弃不更
乎其內大都類往時京城西與文人言者愚不能改亦
欲丈人固往時所執推而大之不爲方士所惑仕雖未

達無忘生人之患則聖人之道幸甚其必有陳矣不宣
宗元再拜

與李睦州服氣書

二十六日宗元再拜前四五日與邑中可與遊者遊愚
溪上池西小丘坐柳下酒行甚歡坐者咸望兄不能俱
以爲兄由服氣以來貌加老而心少歡愉不若前去年
時是時既言皆沮然眴眴俗代切思有以已兄用斯術而
未得路間一日濮陽吳武陵最輕健先作書道天地日
月黃帝等下及列仙方士皆死狀出千餘字頗甚快辯
伏觀兄貌笑口順而神不偕來及食時竊睨和糝燥濕
糝忍九女救切難也與啖飲多寡猶自若是兄陽德其言而陰
黜其忠也若古之強大諸侯然負固恃力敵至則諾去

則肆是不可變之尤者也攻之不得則宜濟師今吳子
之師已遭諾而退矣愚敢厲銳探堅探音患又音甲也鳴鐘
鼓以進決於城下惟兄明聽之凡服氣之大不可者吳
子已悉陳矣悉陳而不變者無他以服氣書多美言以
為得怕久大利則又安得弃吾美言大利而從他人之
苦言哉今愚甚如骨切言難也亦謂字又傷方切言緩也不能多言大凡
服氣之可不死歟不可歟壽與夭歟康寧歟疾病歟若
是者愚皆不言但以世之兩事已所經見者類之以明
兄所信書必無可用愚幼時嘗嗜音見有學操琴者不
能得碩師而偶傳其譜讀其聲以布其瓜拍蚤起則嘍
嘍謔謔以逮夜謔火苞切謔警公切又增以脂燭燭不足則諷而
鼓諸席如是十年以為極工出至大都邑操於衆人之

座則皆得大笑曰嘻何清濁之亂而疾舒之乖歟卒大
慙而歸及年少長則嗜書又見有學書者亦不能得碩
書獨得國故書伏而攻之其勤若向之為琴者而年又
倍焉出曰吾書之工能為若是知書者又大笑曰是形
縱而理逆卒為天下弃又大慙而歸是二者皆極工而
反弃者何哉無所師而徒狀其文也其所不可傳者卒
不能得故雖窮日夜弊歲紀愈遠而不近也今兄之所
以為服氣者果誰師耶始者獨見兄傳得氣書於盧溥
所伏讀三兩日遂用之其次得氣訣於李計所又參取
而大施行焉是書是訣遵與計皆不能知然則兄之所
以學者無碩師矣是與向之兩事者無毫末差矣宋人
有得遺契者密數其齒曰吾富可待矣事出列子兄之

術或者其類是歟兄之不信今使號於天下曰孰為李
睦州友者今欲已睦州氣術者左袒不欲者右袒則凡
兄之友皆左袒者則又號曰孰為李睦州客者今欲已
睦州氣術者左袒不欲者右袒則凡兄之客皆左袒矣
則又以是號於兄之宗族皆左袒矣號姻婭則左袒矣
謂因姻音因婿家也女之所因入而號之閨門之內子
姓親昵則子姓親昵皆左袒矣下之號於臧獲僕妾則
臧獲僕妾皆左袒矣臧獲又男而婿婢曰臧女而婦曰
曰獲風俗通云臧罪役入為官出而號於素為將率胥
吏者則將率胥吏皆左袒矣則又之天下號曰孰為李
睦州讎者今欲已睦州氣術者左袒不欲者右袒則凡
兄之讎者皆右袒矣然則利害之源不可知也一本无

友者欲久存其道客者欲久存其利宗族姻婭欲久存
其戚閨門之內子姓親昵欲久存其恩臧獲僕妾欲久
存其生將率胥吏欲久存其勢讎欲速去其害兄之為
是術凡今天下欲兄久存者皆懼而欲兄速去者獨喜
兄為而不已則是背親而與讎夫背親而與讎不及中
人者皆知其為大戾而兄安焉固小子之所慄慄也兄
其有意乎卓然自更乎聲使讎者失望而慄親者得欲而
抃則愚願椎肥牛擊大豕割羣羊以為兄餼餼許既切
窮隴西之麥殫江南之稻以為兄壽監東海之水以為
鹹醢教倉之粟以為酸醢即醢字極五味之適致五藏
之安藏才浪切心肝恬而志逸貌美而身胖滿官
也醉飽謳歌愉懌訴歡訴與流聲譽於無窮垂功烈而

不刊不亦盲哉孰與去味以則淡去樂以即愁悴悴焉
膚日皴音皴則收切肌日虛守無所師之術尊不可傳
之書迷所愛而慶所憎徒曰我能堅壁拒境以為強大
是豈所謂強而大也哉無任疑懼之甚謹再拜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三十二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三十三
書

與楊誨之再說車數勉用和書

一本作與楊誨之書

足下幼時未有以異於眾童僕未始知足下及至潭州
乃見足下氣益和業益專端重而少言私心乃喜知舜
之陶器不苦窳音更兩切也又器中空史記舜紀陶河濱器不苦窳為信然而舜
之德可以及土沉而不化其子何哉是又不可信也則
足下本有異質而開發之不早耳然開發之要在陶煦
吁句切然後不失其道則足下亦教諭之至固其進如
此也自今者再見足下文益奇藝益工而氣質不更於
潭州時乃信知其良也中之正不惑於外君子之道也
然則顯然翹然秉其正以抗於世世必為敵讎何也善

人少不善人多故愛足下者少而害足下者多吾固欲其方其中圓其外今為足下作說車可詳觀之車之說其有益乎行於世也足下所持韓生毛頴傳來僕甚音其書恐世人非之今作數百言知前聖不必罪俳也音俳也音盛及賀州所未有者文又三篇此言皆不欲出於世者足下默觀之藏焉無或傳焉吾望之至也今日有北人來示將籍田勅是舉數十年之墜典必有大恩澤文人之冤聞於朝今是舉也必復大任醜正者莫敢肆其吻矣甚賀甚賀僕罪大不得與於恩澤然其喜不減之足下者何也喜聖朝舉數十年墜典太平之路果辟音闢則吾之昧昧之罪亦將有時而明也方築愚溪東南為室耕野田圃堂下以詠至理吾有足樂也足下過今年

當侍從北下僕得掃溪上設肴酒以俟趨拜足下發南州當先示僕得與獵夫漁老上下水陸擇味以給膳羞雖不得久亦一時之大願也過是無可道福來辭行急福來誨不可留言不盡所發不具其頓首

與楊誨之疏解車義第二書一本作與楊誨之第二書

張操來致足下四月十八日書如復去年十一月書言說車之說及親戚相知道道是一者吾於足下固具焉不疑又何逾歲時而乃克也徒親戚不過欲其勤讀書決科求仕不為大過如斯已矣告之而不更則憂憂則思復之復之而又不更則悲悲則怜之何也戚也安有以堯舜孔子所傳者而往責焉者哉徒相知則思責以堯舜孔子所傳者就其道施於物斯已矣告之而不更

則疑疑則思復之復之而又不更則去之何也外也安
有以憂悲且矜之之志而強役焉者哉吾於足下固具
是二道雖百復之亦將不已况一二敢怠於言乎僕之
言車也以內可以守外可以行其道今子之說曰柔外
剛中子何取於車之䟽耶果為車柔外剛中則未必不
為弊車果為人柔外剛中則未必不為怕人夫剛柔無
常位皆宜存乎中有召焉者在外則出應之應之咸宜
謂之時中然後得名為君子必曰外恒柔則遭夾谷武
子之臺家語相魯為定公與齊侯會于夾谷孔子攝相
命申句須樂領勒十衆下伐之及為蹇蹇匪躬以革君
心之非莊以益乎人君子其不克歟中恒剛則當下氣
怡色濟濟切切禮切哀矜淑問之事君子其卒病歟吾

以為剛柔同體應變若化然後能志乎道也今子之意
近是也其蹇非也內可以守外可以行其道吾以為至
矣而子不欲焉是吾所以惕惕然憂且疑也今將申告
子以古聖人之道書之言堯曰允恭克讓言舜曰溫恭
允塞禹聞善言則拜湯乃改過不悛與吝高宗曰啓乃
心沃朕心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日昃不暇食坐以待旦
武王引天下誅紂而代之位其意宜肆而曰予小子不
敢荒寧周公踐天子之位捉髮吐哺孔子曰言忠信行
篤敬其弟子言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今吾子曰
自度不可能也然則自堯舜以下與子果異類耶樂放
弛而愁檢局雖聖人與子同聖人能求諸中以厲乎己
久則安樂之矣子則肆之其所以異乎聖者在是決也

果以聖與我異類則自堯舜以下皆宜縱目印鼻仰字或四手八足鱗毛羽鬣飛走變化然後乃可苟不為是則亦人耳而子舉將外之耶若然者聖自聖賢自賢衆人自衆人咸任其意又何以作言語立道理千百年天下傳道之是皆無益於世獨遺好事者藻績文字以矜世取譽聖人不只重也重一本故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唯上智與一愚不移吾以子近上智今其言曰自度不可能也則子果不能為中人以上耶吾之憂且疑者以此凡儒者之所取大莫尚孔子孔子七十而縱心彼其縱之也度不踰矩而後縱之今子年有幾自度果能不踰矩乎而遽樂於縱也傳說曰唯狂克念作聖始書多今夫狙猴之處山叫呼跳梁其輕躁狠戾異其

然得而繫之未半日則定坐求食唯人之為制其或優人得之加鞭箠狎而擾焉跪起趨走咸能為人所為者未有一焉狂奔掣所踣弊自絕此如作也故吾信夫狂之為聖也今子有賢人之資反不肯為狂之克念者而曰我不能一本更有我捨子其孰能乎是孟子之所謂不為也非不能也凡吾之致書為說車皆聖道也今子曰我不能為車之說但當則法聖道而內無愧乃可長父嗚呼吾車之說果不為聖道耶吾以內可以守外可以行其道告子今子曰我不能翦翦拘拘以同世取榮吾豈教子為翦翦拘拘者哉子何考吾說車之不詳也吾之所云者其道自堯舜禹湯高宗文王武王周公孔子皆由之而子不謂聖道抑以吾為與世同波工為翦

前拘拘者以是教已固迷吾又而懸定吾意甚不然也
聖人不以人廢言吾雖少時與世同波然未嘗前與拘拘
拘也又子自言處眾中偈則擾攘欲弃去不敢然一勉強
與之居苟能是何以不克為道之說耶忍汚雜賢譁尚
可恭其體貌遜其言辭何故不可吾之說吾未嘗為佞
且偽其首在於恭寬退讓以售聖人之道及乎人人一
更字有如斯而已矣堯舜之讓禹湯高宗之戒文王之小
心武王之不敢荒寧周公之吐握孔子之六十九未嘗
縱心彼七八聖人者所為若是豈怕媿於心乎慢其貌
肆其志一本注洋洋而後言偃蹇而後行道人是非不顧
齒類人皆心非之曰是禮不足者甚且見罵如是而心
反不媿耶聖人之禮讓其且為偽乎為佞乎今子又以

行險為車之罪夫車之為道豈樂行於險耶度不得已
而至乎險期勿敗而已耳一本作矣夫君子亦然不求險而
利也故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國無道其默足以容不
幸而及於危亂期勿禍而已耳且子以及物行道為是
耶非耶伊尹以生人為己任管仲豐浴以伯濟天下孔
子仁之使此至三豐二浴之注以香塗身曰豐亦或為
薰謂以香薰早藥沐浴伯古霸同凡君子為道捨是宜無以為大者也
今子書數千言皆未及此則學古道為古辭危然而措
於世其卒果何為乎是之不為而甘羅終軍以為慕棄
大而錄小賤本而貴末夸世而釣音苟求知於後世以
聖人之道為不若二子僕以為過矣彼甘羅者左右反
覆得利棄信使秦背燕之親已而反與趙合以致危於

燕天下是以益知秦無禮不信視函谷關若虎豹之窟
羅之徒實使然也子而慕之非夸世歟彼終軍者誕譎
險薄譎古九切不能以道匡漢主好戰之志視天下之勞若
觀蟻之移穴翫而不戚人之死於胡越者赫然千里不
能諫而又縱踴之獎勸也一本作縱踴之起奮怒掉強越挾淫夫以媒老婦欲蠱奪人之國智不
能斷而俱死焉武帝時南越太后與安國少季
通元鼎四年少季往諭令入朝與太后
私通國人及終軍等是無異盧狗之遇嗾音叟莫
龍間謂使犬曰嗾左呀呀而走加切不顧險阻唯嗾者
之從何無已之心也子而慕之非釣奇歟二小子之道
吾不欲吾子言之孔子曰是聞也非達也使二小子及
孔子氏曾不得與於琴張叔皮狂者之列是固不宜以

為的也且吾子之要於世者處耶出耶主上以聖明進
有道興大化枯槁伏匿縲錮之士皆思踴躍洗沐期輔
堯舜萬一有所不及丈人方用德藝達於邦家為大官
以立於天下吾子雖欲為處何可得也則固出而已矣
將出於世而仕未二十而任其心吾為子不取也馮婦
好搏虎卒為善士周處狂橫一旦改節橫去聲皆老而
自克今子素善士年又甚少血氣未定而忽欲為阮咸
嵇康之所為守而不化不肯入堯舜之道此甚未可也
吾意足下所以云云者惡佞之尤而不悅於恭耳觀過
而知仁彌見吾子之方其中也其乏者獨外之圓耳屈
子曰懲於羹者而吹齏屈其物切楚辭九章云吾子其類是歟佞
之惡而恭反得罪聖人所貴乎中者能時其時也苟不

通其道則肆與佞同山雖高水雖下其為險而害也要
之不異足下當取吾說車中而復之非為佞而利於險
也明矣吾子惡乎佞而恭且不欲今吾又以圓告子則
圓之為號固子之所宜甚惡方於恭也又將千百焉然
吾所謂圓者不如世之突梯苟冒突吐勿心切又音脫林
也隨俗以矜利乎已者也固若輪焉非特於可進也銳而
不滯亦將於可退也安而不挫欲如循環之無窮不欲
如轉丸之走下也乾健而運離麗而行夫豈不以圓克
乎而惡之也吾年十七求進士四年乃得舉二十四求
博學宏詞科二年乃得仕其間與怕人為羣輩數十百
人當時志氣類足下時遭訛罵詬辱不為之面則為之
背積八九年日思摧其形鋤其氣雖甚自折挫然已得

號為狂踈人矣及為藍田尉留府庭旦暮走謁於大官
堂下與卒伍無別吾曹則俗吏滿前更說買賣商筆贏
縮又二年為此度不能去益學老子和其光同其塵雖
自以為得然已得號為輕薄人矣及為御史郎官自以
登朝廷利害益大愈恐懼思欲不失色於人雖戒矚加
切然卒不免為連累廢逐猶以前時遭狂踈輕薄之號
既聞於人為恭讓未洽故罪至而無所明之到永州七
年矣蚤夜惶惶追思各過往來其孰講堯舜孔子之道
亦孰益知出於世者之難自任也今足下未為僕嚮所
陳者宜乎欲任己之志此與僕少時何異然循吾嚮所
陳者而由之然後知難耳今吾先盡陳者不欲足下如
吾更訛辱被稱號已不信於世而後知稟中道費力而

鍾期之位惠施與莊子鍾子期與伯牙深自恣也又覽所著文宏博

中正富我以琳琅珪璧之寶甚厚僕之狹陋蚩鄙而膺

東阿昭明之任曹植字子建封東阿王蕭統謚昭明太子皆善論文又自懼也烏

可取識者歡笑以為知己羞進越高視僕所不敢然特

枉將命猥承厚貺豈得固拒雅志默默而已哉謹以所

示布露于聞人羅列乎座隅呼一本使識者動目聞者

傾耳幾於萬一用以為報也嗟乎僕嘗病興寄之作埋

鬱於世辭有枝葉蕩而成風益用慨然間歲興化里蕭

氏之廬觀足下詠懷五篇僕乃拊掌愜心吟玩為娛告

之能者誠亦響應今乃有五十篇之贈其數相什其功

相百覽者歎息謂余知文此又足下之賜也幸甚幸甚

勉懋厥志以取榮盛時若夫古今相變之道質文相生

之本高下豐約之所自長短大小之所出子之言云又

何訊焉來使告遽不獲申盡輒奉草具以備還答不悉

宗元白

賀進士王參元失火書

得揚八書知足下遇火災家無餘儲僕始聞而駭中而

疑終乃大喜蓋將吊而更以賀也道遠言略猶未能究

知其狀若果蕩焉泯焉而悉無有乃吾所以尤賀者也

足下勤奉養寧朝夕惟恬安無事是望也今乃有焚燒

赫烈之虞煬也以震駭左右而脂膏脩滫之具或

以不給滑息有切滑息委切素人吾是以

始而駭也凡人之言皆曰盈虛倚伏去來之不可常或

將大有為也乃始厄困震悸其季於是有水火之孽有

羣小之愠勞苦變動而後能光明古之人皆然斯道遼闊誕漫雖聖人不能以是必信是故中而疑也以足下讀古人書為文章善小學其為多能若是而進不能出羣士之上以取顯貴者蓋無他焉一本本作無他故焉京城人多言足下家有積貨士之好廉名者皆畏忌不敢道足下之善獨自得之心蓄之銜忍而不出諸口以公道之難明而世之多嫌也一出口則嗤嗤者以為得重賂僕自貞元十五年見足下之文章蓄之者蓋六七年未嘗言是僕私一身一作己而負公道久矣非特負足下也及為御史尚書郎自以幸為天子近臣得奮其舌思以發明足下之鬱塞然時稱道於行列猶有顧視而竊笑者僕良恨脩己之不亮素譽之不立而為世嫌之所加常與

孟幾道言而庸之

孟簡字幾道

乃今幸為天火之所滌盪天

本字凡眾之疑慮

疑一本

舉為次埃黔其廬赭其垣

音者

以示其無有而足下之才能乃可以顯白而不

汚其實出矣是祝融回祿之相吾子也

祝融火神則僕

與幾道十年之相知不若茲火一夕之為足下譽也宥

而彰之使夫蓄於心者咸得開其喙

許

發策決科者

授子而不慄雖欲如嚮之蓄縮受侮其可得乎於茲吾

有望於子

一本

是以終乃大喜也古者列國有災同

位者皆相吊許不吊災君子惡之

事見左傳昭公十八年

今吾之

所陳若是有以異乎古故將吊而更以賀也

元和二年

第顏曾之養其為樂也大矣又何闕焉足下前要僕文

章古書極不忘候得數十幅乃併往耳吳二十一武陵

來言足不為醉賦及對問大善可寄一本僕近亦好作文與在京城時頗異思與足下輩言之桎梏甚固未可得也因人南來致書訪死生不悉宗元白